

大兵日記

臺大附設醫院教學部 蕭卓倫住院醫師

大兵日記是軍中給大家的文書作業，每週要寫一篇生活週記還有一個專題寫作，題目有點像是以前六七零年代的聯考題，像是論酒駕、反共…我後來專題也都是以上週的軼事來填充。這本大兵日記我覺得是國軍很好的一個政策，強迫大家寫作接觸文字，減緩軍中變笨速度以外，對我們役男來說，也算是留下了珍貴回憶。結訓之後，我好好的把大兵日記留存起來，預計未來每十年打開來回味一次。每次翻開那迷彩扉頁，大頭兵日子的好回憶便一幕幕湧現…

當年，每個星期日傍晚收假，我都會搭火車到楊梅站，我後來不搭軍中專車，因為要特地到中正紀念堂集合，車上又要和大人擠人，車價200元一趟也頗貴，家裡旁邊的萬華站區間車過去楊梅只要50分鐘80元而已。身為一個台北人其實很少搭火車，因為當兵才慢慢了解火車，也才知道都會區以外的區域，沒有捷運的狀態下，火車對於學生、通勤族來說那麼重要。一個桃園鄰兵也覺得我選擇火車來回很神奇，因為我不像他認識的台北人，他印象中的台北人就是鄉民口中的天龍人，新北以南的地方

都是南部，去日本可能都比去「南部」次數還多，火車也搭不到幾次。到楊梅站吃個晚餐後，就沿著省道走 30 分鐘回營，路上其實有點偏僻，一個人走起來還是會有點擔心，還好後來都沒有出事。自行返營的人 6 點前就要進到營區大門，專車回營的人，6 點上車就可以，所以先返營的人，相對而言要提早兩個小時回營，但是對我來說，反而可以好整以暇的洗個澡，換好運動服，好好的來寫大兵日記。

時間回到入伍第一天，楊梅太平里營區，陸軍六軍團北區專長訓練中心，我將在這裡渡過四個月的軍旅生活。以前就很少去楊梅了，只知道這裡有一個埔心牧場。去桃園玩也只去過中壢和桃園市，更是從來沒有聽過太平里這個地方。太平里營區處在一個小山丘上，旁邊不一條大圳，山底下是農田環繞，遠離了楊梅火車站周遭的鬧區，杳無人煙。

報到當天，正值新冠疫情期間，軍中口號是「防疫視同作戰」，下車之後，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要求服從，反而是再三確認沒有發燒，填寫健康聲明，查清楚沒有相關的症狀、接觸史後，才敢放行進去營區。宛若回到國小入學的那一天，一個個唱名，決定自己的號碼、班和連隊，班長帶著大家集合去上廁所、裝水。之後開始填寫好幾十張身家調查，自我介紹、興趣、學經歷、家人…也不知道國軍要這些資料有何用？接著班長又帶我

們去領裝備，拿到了一個黃埔大包包，接下來的數十件衣服就是往裡面塞。入伍前很擔心和電影裡面一樣，要用不知道轉手了多少次的公發陳年鐵水壺喝水，還好現在都是直接發個人用的塑膠壺。貼身衣物迷彩內衣、內褲、襪子都發了好幾套，運動上衣、長短褲和外套，再來是軍靴和步鞋，只有迷彩服和外套是公發。時間緊湊，大家也沒什麼時間好好試穿，只能大概比對一下就趕往下一站。裝備品質就是堪用，迷彩內衣倒是質料還可以，結訓之後也可以穿出去運動。

中午隨意吃個餐盒後，大家移動到寢室，我們這梯有防疫福利，床位間隔排列，大通鋪的人數是以前的一半，內務櫃也是一人一櫃不用和別人共用。原本聽說防疫考量是要大家頭腳交叉睡，還好後來沒有成真，要不然都被別人的腳給臭死了。我運氣不好，抽到了上鋪，這裡的上下鋪沒有像說學校的宿舍一樣有梯子，只有一根鐵條，上面幾根鐵棒給我們踩著爬上，其實有點危險，爬的時候心裡不禁嘀咕：以前真的沒有人爬的時候摔下來過嗎？鋁床上面寫著製造年份，竟然是 60 幾年的產物，可能我們的阿公就睡過這一批床了呢！床頭旁邊，有我們這四個月用的各種公用裝備。鋼盔，裡面不知道有多少前人的汗水，拿到後趕緊用酒精消毒和墊上海棉。另外的臉盆、鋼杯我完全不想用，剩下的功能只有應付每日檢查而已。S 腰帶不知道和 S 有什麼關係；雨衣也是充滿各種異味，但我是第一次看到

這種斗篷式的設計，穿起來如同進擊的巨人裡面調查兵團一樣帥氣，還可以架起來當成帳篷用，原本想之後去買一個來用，後來一個鄰兵弄丟他的雨衣，他原本想去外面買回來補，大家這才知道這一個竟然要 2000 多塊，後來班長從庫房內弄出一個給他才免於破費。手寫板是給我們前幾天寫資料用的，之後有一次打足壘球拿來當壘包用，再來就是下棋玩桌遊時用到。有一次我的板子也不見，找班長拿他也沒有，想說要去軍用品店買來還了，還好最後是鄰兵拿錯。最後一項是和我們關係最為密切的東西：板凳，每天一定要帶出去，隨時可以就地坐下，當兵之後才知道這個東西的好用，結訓之後拿了一個報廢的回家，修了一下還可以用，感覺排隊、坐火車都可以坐。我原本的椅子搖搖欲墜，但有一次大家排演開訓典禮時，大家裝備全混在一起大風吹，最後我換回一個好坐的椅子，從此三個月都坐得很舒適。

天黑前才知道自己的三班被分為打飯班，在精實的單位裡面，打飯班是爽班，大家操課時可以提早結束去打飯，但我們這個單位比較人性化，休息時間給很多，在這裡的打飯班就是一個下籤，因為大家操課前飯前休息時或是一大早起床前，我們就得提早去餐廳，把大家的飯碗和餐盤從烘箱中拿出，把伙房的大鍋飯菜扛到餐廳，途中要防止營區的黑狗偷吃；部隊進來後，要打菜，長官還要求每個人份量一樣，不能多也不能少，但是

後來大家熟了之後就會逐漸客製化，大家會要求這個菜少一點，這個肉多一點，我們也就從善如流；之後要速速吃完，提早去把大鍋子和長官的餐盤洗好，擦桌子、清廚餘、洗流理台濾網、補上洗碗液，廚餘室在一片野草之中，天黑有時還有疑似貓的不名生物會去偷吃，走起來心裡總時毛毛的。最後忙完後，又會比部隊晚回去房間，班長給了我們20分鐘的補休時間，但是我們少掉的時間遠遠多於20分。第一天晚餐我們被叫下去打飯，一開始什麼都不會，直接趕鴨子上架，忙了好久才結束，上樓之後沒趕上大部隊的洗澡時間，馬上又下令大家到樓下集合。

第一天晚上，大家拿好一整天的得到的裝備，帶著椅子，坐在連集合場。班長一件件教我們服裝儀容、腰帶設定，牙刷朝連長室放鋼杯內、晚上臉盆打滿水避免山區停水停電、毛巾拉平拉撐掛床邊，蚊帳和棉被如何摺的有稜有角，迅速帶過一遍後，大家就被趕上床了。我最後只能用刷牙時間，衝去三分鐘沖洗身體，壓線跑上床。“The first night’s the toughest, no doubt about it.”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第一天晚上，總是特別難熬，九月底還是很熱，寢室有冷氣但不能開，我的床位又避開了電扇方向，再加上認床體質，就這樣又熱又黏又累又睡不著，想著混亂的一天，想著未來4個月的日子該怎麼渡過…

第一天的衝擊最為震撼，接下來每一天就開始適應體制，漸漸融入了之後也就不再那麼度日如年。前幾天是適應期，下午三點前都是團康活動，好像回到了智慧型手機沒那麼流行的國小時代，玩比手畫腳、羅馬生死鬥、背後畫圖、兩人三腳、躲避球…都是十幾年沒碰過的活動，不過大家倒是都玩得開心，獲勝班級有飲料可喝。三點後就是運動時間，為了一個多月後的鑑測準備，所以練長跑、伏地挺身為主，也加入了一些流行的健身項目像是深蹲、平板撐、開闢跳。晚餐後二、四放手機，現在這個年代，大家不用再排隊打公共電話了，直接用手機。不過我的手機剛好無法裝上國軍的 MDM 系統，這是一個鎖住相機功能的程式，安裝後才能在營區使用，每次收假都要檢查 MDM 是啟用狀態才能帶入營區。我使用 HTC 手機沒能裝上，但也因緣際會體會到軍中打公共電話給女友和家人的感覺。之後我換了一台舊手機才得以裝上 MDM，有謠傳說這個系統在後台運作會傷害手機硬體，所以其實也有不少人是帶舊手機來軍中。沒放手機的晚上，班長和大家說說話，說一些要改進的地方，還有接下來幾日的行程，另外就是開始教唱軍歌，不論是旋律和歌詞都充滿了時代感。第一週晚上剩下的時間，全部都是在處理裝備，有人的尺寸不合，衣服庫存又不夠，只能儘量湊對，看有沒有不合的兩人剛好湊齊。清點衣物裝備就花了好幾天的晚上，我第一天就拿到了合身的裝備，所以完全沒我的事，一開始進去也不敢太持立

獨行看課外書，和鄰兵不熟，也沒有開放說話，只好拿起筆，把軍中見聞寫在成功筆記本。

三天後，破冰適應期結束，開始正式開始新訓了。新訓期間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一個月後的鑑測，九項測驗包含了：刺槍術、打靶、手榴彈投擲、單兵作戰、學科、三千公尺、大部分解結合、伏地挺身、仰臥起坐。下午的體能訓練照舊，原本的團康和球類競賽時間，正式成為操課。每天早上著整齊服裝，也就是全套迷彩服加上小帽，進行操課。剛開始都是一些軍人的入門課，像是班長教如何敬禮、答數、入列、出列、排隊。進部隊才知道，這些小動作可以做到多麼講究，手的角度和位置；兩個人怎麼走路、誰喊敬禮；三個人、四個人又都不一樣…班長偶爾也會說故事，比如說他們志願役上山模擬作戰、受訓的事，或是嚇嚇我們，說如果戰時召集，大家就在海邊的壕溝裡喜相逢，見最後一面…

操課的一大重點是槍枝相關的課程，我們用的槍是 65K2，和鋁床一樣都是父輩級產物，65 年生產的古董現在還是可以使用，保養工作真的做的很好。大部分解結合是槍枝拆解和回裝，另外也要學習槍枝的使用，大家拿空槍，架在沙包，對著牆壁空想發射，教完再分組演練，其他人就在下面混時間，我又得到很多寫作時間。經過無數次的無聊空想練習後，才會

正式到靶場，我們要先全副武裝戴鋼盔，拿板凳雨衣，走40分鐘行軍到另一個營區。夏天行軍真的是惡夢，全身都被汗水浸潤。單兵作戰是一套像演戲的東西，大家要記得台詞和動作和跑台，之後到單戰場也就是草地上實地演練。學科部份直接發考題給我們背，和高中軍訓課考題類似。

刺槍術最近幾年一直有廢除的風聲，因為在現代戰爭裡面，已經很少白刃戰出現了，美軍也廢除了訓練。不過在國軍，目前還是新訓的重點項目，我們利用晚上時間操練，木槍不夠，所以其他人只能用腰帶代替槍。政男班長一開始一直怒斥我們動作不標準、跳刺不夠有氣勢、殺聲不夠大，但之後幾週，山腳下的民眾投訴晚上擾人清夢，從此就不再要求我們的聲音了。政男班長很像是連續劇「新兵日記」裡面的典型軍中班長，罵人很大聲很兇，罵的內容卻很幽默。練刺槍的時候，大家做得不標準，跳刺的腳步不到位，他罵說不要當跳跳虎；防下刺的時候，槍要轉一圈，有人動作太小，他痛斥說不要當作在夜市撈金魚；整齊列隊時，大家軟趴趴腰挺不直，他訓道：你們是奇行種(進擊的巨人裡面的角色)是不是？雖然是挨罵，但我常常偷偷笑出來。

以前聽聞軍中就是一個社會大學，裡面三教九流的人都有，之前常常有同學師長告誡我們這些台北天龍大學生，進入軍中要有「牛驥同一皂，雞棲鳳凰食」的心理準備，裡面可能遇到各種大哥小弟、大學沒唸的人。不過可能是時間因素，優先召集年紀大的役男，所以我們這梯大多都是大學和研究所的新鮮畢業生，也都是來自桃園以北，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國立大學，真的刺龍刺鳳的全連也才一個，所以大家的生活圈沒有很大差異，相處起來也沒有什麼隔閡。就這樣跟著這群好朋友們，一起度過了新兵訓練的一個月。